

A photograph of a woman's back, showing a tattoo on the right shoulder blade. The tattoo features a skull surrounded by ornate, swirling floral and vine patterns, with a red ros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The woman has long, dark hair, and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blue.

END OF STORY

特殊学生

「美国」彼得·亚伯拉罕斯 著
唐克胜 译

译林出版社



END OF STORY

特殊学生

〔美国〕彼得·亚伯拉罕斯 著
唐克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殊学生 / (美) 亚伯拉罕斯 (Abrahams, P.) 著; 唐克胜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外国通俗文库)

书名原文: End of story

ISBN 978-7-5447-4458-4

I. ①特… II. ①亚… ②唐…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191 号

End of Story by Peter Abrahams

Copyright © 2006 by Pas de Deux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 com) &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026 号

书 名 特殊学生

作 者 [美国] 彼得·亚伯拉罕斯

译 者 唐克胜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晨光 林园林 张兰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58-4

定 价 24.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你的小说创作进展如何？”德拉甘·卡洛多基克问道。

位于谢默霍恩大街上的魏尔伦酒吧餐厅打烊了，餐厅里除了洗碗工德拉甘和服务员艾维·塞德尔之外，再没别人。德拉甘在拖地，艾维·塞德尔在清理账单。

“还行吧。”艾维说。这个问题——她的小说创作进展如何——是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而真正的答案她却不知道。她参加过布朗大学举办的创意写作硕士班，在本州北部的一个小说创作工作坊中度过了三个夏天，最后一个夏天有全额奖学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但都没有写完；六十一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长短不一，短的一页，长的则有五十八页，还有一抽屉退稿信。所有的经历就是这些。

“我对小说倒是有些想法。”德拉甘说。

“你从来没提过啊。”艾维说，把小费从收银机中装现金的浅盒子下面拿出来，揣进衣袋。

“你也从来没问啊。”德拉甘说。她再次注意到他时，他已经放下抹布坐到了吧台对面。艾维喜欢德拉甘，不喜欢都难——他来美国才六个月时间，开怀大笑时露出满口东欧人特有的歪牙，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多数纽约人连注意都不会注意的东西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现在两点多，她想回家了。

“为手机传送信号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德拉甘问道，他用双手做了个扩展的手势，看起来像个不断扩大的圆圈。

“叫塔吗？”

“对，塔。”德拉甘说道，“蜂窝塔。”接着他讲了个又长又晦涩的故事：

蜂窝塔从世界的阴暗区获取信号，所有灭绝的穴居人尼安得特人^①的灵魂就是在这些阴暗区密谋复仇的。

“所以，”德拉甘像只小狗一样歪着脑袋说道，“我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对此你怎么看？”

艾维是走路回家的。这是个9月的夜晚，暖和得如同夏天一般，但又有点不同。可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搞清楚这些问题很重要，要找到合适的字眼。然而，一直到了自己的楼前，爬上前门的台阶，艾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

她用钥匙打开五号邮箱，发现里面只有一封信。是《纽约客》杂志寄来的。她撕开信封。是封退稿信。一封正式退稿信，《纽约客》这样的退稿信她已经收到过三封——用的是非常厚的纸，如果仅仅从感觉判断，还以为是为时髦的请柬呢——不过这一次有个签名，字迹很模糊，信的下面有一句话。艾维把信斜拿着，对着街灯看。

关于犹他州的那部分非常不错。

犹他州的那部分？什么犹他州的那部分？她寄给他们的不是八页纸的故事“热门娱乐节目”吗？这个故事不是都发生在新泽西的一个卡车司机服务站吗？不过这时艾维想起来了，她简短地提到过阿尔塔的一次事故，滑雪板出了问题。有多简短呢？三行，甚至还没有三行。

艾维用钥匙打开前门，爬到位于五楼的公寓，楼梯有点向右倾斜，实际上整栋楼都有点倾斜，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坏了，从来没有维修过，但租金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艾维的那套公寓由阁楼改建而成，有点斜，四百八十五平方英尺，每月租金一千一百美元。她进门后，把插锁锁上，在咖啡桌旁坐下来，这张咖啡桌是她在史密斯街一家倒闭的餐馆里免费弄来的。艾维打开手提电脑，找到了“热门娱乐节目”中有关“犹他州”的那一段。

^① 旧石器时代欧洲的猿人。

他倒了，飞了起来，落在一棵树顶上。此时唯一的声音来自那个被他撞倒的孩子，孩子在上面的滑道上哭。远处，大盐湖波光粼粼，同时又呈现出莫名其妙的棕褐色。

这部分非常不错？比其他部分好很多，怎么会呢？艾维把整篇小说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不明白好在哪里。她决定相信《纽约客》的说法。她是可以“非常不错”的，她把“非常不错”理解成可以在《纽约客》上发表，随后一切就会自然到来。

现在差不多凌晨3点，艾维反而不觉得累了。她给自己沏了茶，然后站在桌子上，把活板门拉下来，活板门上有折叠楼梯。她爬到楼顶。这里是五号公寓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地方，而就因为这一点，纵然她付不起房租，也要签这份租约。

艾维站在屋顶，向西眺望。越过屋顶，穿过小河，那边是曼哈顿。她无法用言语描述眼前的景色。或许电影总能比较好地完成这种事情，但是电影没有捕捉到——至少艾维知道的电影中没有一部能捕捉到——它的脆弱。而她现在看见了，非常清楚——整个地平线可能会消失，就像现在一样，谁都看得出来，可是任何摄像机都表现不出来。它充满了悲剧性的富丽堂皇，甚至徒劳无用，就像……奥西曼提斯^①。等一等。雪莱已经在诗中警告过了。或许她错了，或许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还可以——

在那一瞬间，天空映衬下的灯火辉煌的曼哈顿看起来是双重的，事实上，水中的倒影朦胧而模糊。9月夜晚的微风轻轻吹在她的皮肤上，柔和而又温暖，但这种温暖有一种临时甚至脆弱的性质。对了，就是这种性质，实际上，对9月夜晚和地平线这些问题的回答完全是一样的，它们并不是永恒的——在那一瞬间，艾维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① 公元前13世纪埃及王雷米西斯二世。雪莱曾以其名为题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诗中表达了对权势的嘲弄，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和美的难以永存。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移民的，所谓移民，用史汀的话来说，就是纽约合法的局外人，但是这个人发现自己变成了穴居的尼安得特人。故事是从德拉甘那里偷来的吗？不是。要说的话，比较像是从德拉甘那里偷来的。这就是艺术运作的方式。她突然意识到，这有点残酷，非常残酷，在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如毕加索、白兰度^①和海明威，这种残酷性常常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她想起在布朗大学的研讨班上斯玛莲安教授临别时说的话。斯玛莲安教授是高级班的老师，出版过三本小说，其中一本一直是《纽约时报》重点推荐的书，非常有名，其中有一句话：要成为一个好作家，你不一定得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最好不是个好人——但你得明白自己的劣行。

艾维从楼顶下来回到公寓，坐在桌旁，把想到的第一句话打下来。弗拉德克觉得强而有力。她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故事，故事中带有魔法。或许她应该写的，因为这个人——“穴居人”飞了起来，凭借自己的魔力疾驰起来。她有时候几乎都跟不上——就像巧克力传送带走得太快，露西·鲍尔跟不上一样^②——她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塞在合适的位置。

艾维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在她动笔写这个故事之前就在她的脑海里了——那个外科医生开了个玩笑，可弗拉德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抬起头来发现已是早晨，银色的晨曦从两扇小窗户里泻进来，她有点蠢蠢欲动，同时又有点筋疲力尽；还闻到身上散发着汗味。她又把整个故事读了一遍，调整了几个地方，然后开始兴奋起来。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说。

难道不是吗？

① 美国演员，在《欲望号街车》（1951年）中饰演斯坦利·科瓦尔斯基。

② 美国著名女演员，在其主演的情景喜剧《我爱露西》中有这样的情节：露西的男朋友里奇希望露西能够出去工作，于是露西就和女友一起在糖果店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她们几乎不会做事，包装巧克力的时候，完全跟不上传送带的进度。于是她们自作聪明，就把巧克力全数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裙子里和帽子里。最终她们被老板发现炒了鱿鱼。

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你是从不知道答案的。你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斯玛莲安教授曾经说过，找个聪明正直的人看看，最好是个知名作家——不过，在这些达到顶点的知名作家中不可能找到一个既聪明又正直的作家。艾维很幸运。她有约尔·卡特勒。他虽然不是什么知名作家，但他聪明、正直。

艾维和约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在威廉姆斯大学上一年级的時候。他们在“艾夫斯女子”新生橄榄球队相识，当时艾维是守门员，约尔是球队经理，他们合作了一首组诗，获得了一次去牛津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合作编辑文学杂志。多年来他们一直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对方听，如今住的地方也只相隔几个街区，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合写一个电影剧本。艾维打印了一份“穴居人”之后就出了门。

约尔的公寓很大，在一幢非常漂亮的战前建成的大楼里，大楼正好位于人行道边，俯瞰小河。这栋大楼是约尔的父亲买的，他父亲在布鲁克林高地、帕克坡和卡罗斯花园买了很多楼。过去一年来，安迪一直和约尔生活在一起，这时他搬着一台旧电视机从大门出来。

“你好，艾维，”他说，“要电视机吗？”

他把电视机放在人行道旁的一大堆杂物旁边——这里已经有一把松松垮垮的扶手椅，两盏落地灯和几幅装在框子里的宣传“同性恋大游行”的招贴画。

“在重新装修呢？”艾维问道。

安迪扫了她一眼。“没有。”他说。他的发型变了，几绺头发染成了别的颜色，非常耀眼。她的发型虽然也变了，可是他的更好，更精致。如果她更喜欢他一点的话，她就会问他的头发是在哪里做的。

“约尔在家吗？”她问道。

安迪在满是灰尘的电视机屏幕上写道：免费。“在。”他说。

约尔这时正在客厅里把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衣朝手提箱里放。艾维进来时他停下来，手里拿着一件乳白色的宽角领衬衣。“艾维，”他说，“我

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艾维扫视四周，看见书架上空空的，书籍和 CD 放在了几只箱子里，她越过厨房门，看见敞开的冰箱，里面也是空的。

“怎么回事？”艾维说。此情此景跟她以前见过的被赶走的租户差不多，可这不合理啊。

“我正要打电话跟你说呢。”约尔说。他的脸变成了粉红色，好像因为什么事正兴奋不已，或者窘迫不已。“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什么事情？”

约尔把那件乳白色衬衣小心翼翼地放进手提箱里。“说来有些老套了。”他说，“但真的像一场梦。”

艾维期待着下文。

“我——我们打算去洛杉矶，”约尔说。说完大笑起来，笑声短促、尖锐，他的笑声很快就止住了。这时一颗袖扣从茶几边上掉下来。“L. A.”约尔说，“洛杉矶。”他说这个词时带着夸张的西班牙口音。

“去度假吗？”她问道。这也不合情理啊——他刚刚和安迪在他在长岛买的分时共享的公寓里度过了 8 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约尔讨厌洛杉矶，觉得它浅薄，甚至还写过一篇关于洛杉矶的小说，这篇小说是他所有小说中最糟糕的一篇。

“是这样的，”约尔说道，然后无助地举起双手。“或许我以前就应该告诉你的。不，算了吧——我应该告诉你，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告诉我什么？”艾维说。

“可什么都还没有敲定。”

“什么？”

“我是说，没有敲定的意思就是没有最终确定。”约尔的脸这时更红了，毫无疑问，是因为兴奋。

艾维等待着。

他直起腰来，迎着她的目光，凝视了片刻。“我写了个电影剧本。”他说。艾维不明白。“我们谈过的那个剧本吗？”她问。“关于摩洛哥的那个

故事？”

“不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约尔说，“我绝不会干那样的事。那是我们一起的——坦白地说，主要是你的。这个故事完全不同，它实际上发生在斯科茨代尔^①减肥中心。”

“你是什么时候——”

“是我们离家在外的这段时间写的。花了我四天时间，艾维。我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半醉半醒之中。但这东西好歹——卖掉了！”

“你的意思是……”

“亚当·桑德勒想用。”

“亚当·桑德勒想把你的剧本拍成电影？”

“达蒙·韦恩斯今天早上已经签了。好像约尔·舒马赫打算做导演。”

“反映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减肥中心。”

“是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在亚利桑那州。”

停顿了一下。约尔把那件乳白色的衬衣拿起来，重新叠起来。这时电话响了。

“这一切是怎么……”艾维说。

约尔摇了摇头。“安迪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个从‘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来的人。实际上刚开始也没遇见他，只是无意中听见他在对别人说亚当正在找新剧本。当天晚上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已经跟亚当见面了？“你已经见到他了？”

“‘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的那个人吗？当然。他已经读了——”

“我是指亚当·桑德勒。”

“只在电话里说过话。但我们明天中午要在一起吃饭。”他看了一眼手表。这一眼很快，不易被觉察，况且艾维当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她不理解这种变化，只知道确实发生了变化。

① 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南部的一座城市，菲尼克斯的一个郊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和休养地。

“在洛杉矶？”她问。

他点点头。他张开嘴好像要说什么——艾维知道他要说的是餐馆的名字；但他停住了，没有说。他把衬衣放回手提箱里，说：“我——呃——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真的替你高兴。”

“是吗？”

“是的。”虽然约尔的兴趣是写一部让全世界着迷的美国史诗，虽然她认识他那么久了他从没对她提起过亚当·桑德勒，但她还是替他高兴。

“太好了。”他走过去抱了她一下。他们拥抱在一起。他的皮肤热热的。“那是什么？”他说，朝她手里的几页纸点了点头。

“没什么。”艾维说。

这时安迪进来了。“都没听见电话吗？”他拿起电话，说，“你的。”把电话递给约尔。

“喂？”约尔说。“教授？……瑞克？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是瑞克……谢谢。梦工厂。非常感谢。好。太好了。”他挂断电话。“是斯玛莲安教授。”

“你一直跟他有联系？”艾维问。

“三年没联系了，”约尔说，“他是从《好莱坞报道》上得知的。”

艾维竭力想象斯玛莲安教授阅读《好莱坞报道》的情形，可想象不出来。正如约尔所言，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她想坐下来，可除了那个茶几之外，什么家具都没有。

“他很可能是要你把他介绍给贾斯汀。”安迪说。

“贾斯汀是谁？”艾维问。

“‘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的那个人。”约尔说。

他陪她下楼来到大街上。

“我在想问你一点什么事情。”他说。

“什么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误解。”

“什么？”

“是关于丹尼摩拉的，”约尔说。他在本州北部的一座州立监狱里教写作课。“我教不下去了，打算打个电话取消，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愿意接下来。”

艾维盯着约尔的脸。这天风和日丽，进入9月的纽约都是这么风和日丽，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不知怎么，空气也让人满怀憧憬。在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看到了他光明的未来。

“那段路走起来虽然很枯燥很长，”他说，“但这个活并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每节课一百块，还有油补。”

二

“太棒了。”布鲁斯·魏尔伦说。他是魏尔伦酒吧餐厅的老板。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艾维说，她正替丹尼·温伯格把一杯“灰雁”马提尼酒摇匀，丹尼·温伯格是个投资银行家，年龄跟她相仿，每周下班后都要来这里一两次。

“拿定主意做什么？”丹尼问。

“有人提议让艾维去北部的监狱教书。”布鲁斯说。

“是教写作吗？”丹尼问。丹尼曾经要求读读艾维的东西，而她觉得不好意思给他看，这对于一个想发表作品的人来说有点愚蠢。

艾维点点头，把酒从吧台上推给他。

“北部什么地方？”

“丹尼摩拉。”

丹尼的手在杯脚上停住了。艾维第一次注意到他紧张兮兮的样子。“那个地方很可怕。”他说。

“咄，”布鲁斯说。他的马尾巴一跳一跳的，他说挖苦话的时候就会这样，他经常说挖苦话。布鲁斯不适合做生意，而他却懵懂不知，也没人告诉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

“我知道，”丹尼说，“我去过那里。”

“在里面待过？”艾维问。

“丹尼以前犯法的时候待过，”布鲁斯说，“他杀过人。”这时两个土里土气的妇女拿着垃圾袋走了进来，布鲁斯迎过去，他的下巴虽然软弱无力，但歪成一定角度时仍然具有挑衅性。

“为了把他赶走，我在考虑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丹尼说。

艾维大笑起来。

“我说的是真的。”就因为这类事情，她无法从心底喜欢上丹尼。他啜了一口酒。“我去年上那里去过，去看以前的一个客户，他叫菲利克斯·巴拉班。”

“他犯了什么罪？”

“偷了六千万。”丹尼说，“大概这个数。”

“犯了这种罪的人都送到丹尼摩拉吗？”

“起初他在一个乡村俱乐部，可犯了错误。”

“怎么回事？”

“细节我不知道。菲利克斯是个好斗的家伙，常常为所欲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现在呢？”艾维说。

“现在什么？”

“你见到他时他是个什么样子了？”

“完全变了一个人。”丹尼说。他隔着吧台看着她。他的脸虽然不是很对称，但各个部位综合起来看还是让人觉得比较愉快的。“你为什么要去教书？”

“我说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什么因素在影响你拿主意？”

“什么因素？”

“在你拿主意的过程中。”

丹尼在这样的事情上有明确的过程吗？他脑子里有个小机器在接收各种因素，然后吐出各种主意吗？艾维没有这样的机器，近似的也没有。“我不知道。”她说。

“从好的一面来说，比如说，他们给你薪水吗？”丹尼问。

“给一点点，但那是——”

“如果你缺钱，我可以——”

“我不缺钱。”

她的语气很重，她大概没打算说这么重。丹尼低下头，转着杯中的酒。“那个地方不好，艾维，”他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人，囚犯，狱警，所有的人，都让人讨厌。说邪恶都不过分。”

“你说服我去干这个活了。”艾维说。这是艾维做决策的风格。后来——睡觉前刷牙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个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她的作品里缺的不就是邪恶吗？

正如约尔所说，这段路很长，但一点也不费力。艾维开着那辆小巧的租来的车向北行驶时，情况越来越好，当她进入阿迪朗达克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秋天的景色，壮观至极。怎样描述眼前的景色，怎样用语言表达出来？完全是不可能的，至少对她来说不可能；仿佛上帝在卡米尔·皮萨罗^①的影响下坠入了凡尘一样。她离开向北的大道转向向西的较小的路时，情况更好了。

进入丹尼摩拉。首先经过的是一座农场，农场里有几头奶牛，还有一个人，穿着格子花呢衬衣，正守着一堆浓烟滚滚的火。接下来经过的是一家古董店，店外的广告上说此处销售正宗的阿迪朗达克家具。有些家具展示在前面的院子里。接着经过了几栋活动房屋，不大，都需要重新粉刷了。然后是一个有四向停车标志的路口。艾维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张从电子地图网站上打印下来的有关这个镇子的地图，她正准备看地图时却见监狱就在正前方。

要想看不见监狱很难，跟周围的建筑物比起来，它显得特别大，这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很滑稽，就像小孩子第一次画狗一样，两只耳朵一直垂到了地上。墙壁是白色的，有三十英尺高，可能比这还高，一直向前延伸到了人行道前，哨塔伸到了大街上。艾维行驶在这些建筑物的阴影里，感觉这是个很长很长的街区。快到尽头的时候，墙壁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形成了一个凹进去的区域，这个区域两边是墙，中间是门。艾维把车停在

① 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

街上，朝门口走去。门是黑色的，长方形，门上的油漆很厚，她搞不清门是木头的还是金属的，门很大，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巨怪一般。门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标志，只有州历史文物协会在这里贴的一块小牌子：丹尼摩拉监狱，建于 1845 年。

必须敲门吗？

艾维环顾四周。街对面有一间酒吧，门上写着“露露酒吧”。或许——“喂！”

艾维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一个身着蓝色制服的看守正从塔楼上探出身子，他手里拿着步枪，也可能是滑膛枪——艾维对枪不太了解——但枪口没有对着她。

“我是来这里教写作课的，”艾维对着上面喊道。“这个班以前是约尔·卡特勒教的——我来替他。我有监狱办公室的证明书。”她把手伸进衣袋拿证明，忽然想起很多电影里的一幕，于是僵住了。“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可以吗？”

“嗯？”那个看守很吃惊。

“给你看我的证明文件啊。”

那个看守向下斜视着她。“去行政楼。”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在哪里？”艾维朝上面喊。

高处出现了一只蓝色的手臂，示意在转角的地方。

艾维走到监狱转角的地方，上了相邻的那条街，街右边是一条长长的和缓的山坡和墙壁，墙壁挡住了阳光。虽然此时天气并不热，她的状态也相当好，可当她来到后面的围墙时，汗珠还是从上唇上渗了出来。一栋石头砌成的楼房伫立在监狱后墙的边上。这就是行政楼吧。艾维走进去，在前台做了自我介绍。一个帽子下面梳着很紧的玉米辫的看守带着她，沿着过道，走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上写着：监狱课程部。

“这位是新来的教写作课的老师。”那个看守说。

坐在桌子后面那个人抬起头来。他留着斑白的小胡子，衣袖上有三

条杠，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咖啡杯在他毛茸茸的手里几乎看不见了。他桌上的牌子上写着：托柯警官。

“你好，”艾维说，“我是艾维·塞德尔。”

“有证明吗？”

她把证明递给他。他仔细看了看。

“你是那个人的朋友，他叫什么来着？”

“是约尔吗？”

“对，”托柯警官说，“约尔。”从他说这个名字的样子来看，艾维可以断定他不喜欢约尔。“有人在跟他谈拍电影的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他瞟了一眼那个看守。“塔尼莎，我们在他成名前就认识他了，是不是？”

“是那个说话口吃的秃子吗？”塔尼莎说。

“另外一个。”托柯警官说。

“就是……”

“对了。”

“什么电影？”塔尼莎问。

托柯警官耸了耸肩。“问——”他看了一下那份证明——“问艾维吧，她在这里呢。”

“亚当·桑德勒的一部电影，”艾维说，“细节我不知道。”

“亚当·桑德勒，”托柯警官说，“你觉得他的电影有意思吗，塔尼莎？”

“是啊，”塔尼莎说，“但喜剧的主观性非常强。”

“什么意思？”托柯警官问。

塔尼莎咬着嘴唇。

托柯警官转向艾维。

“以前来过监狱吗？”他问。

“没有。”

他点点头，好像这是他期待的答案似的。“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如果我知道一点学生的情况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艾维说。